

伊朗研究

伊拉克战争后沙特和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周 明

摘 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方面,美国发挥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在小布什时期,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为伊朗提升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该时期,沙伊关系总体维持良好状态,但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消极影响在其任内中后期日渐显现,激化了沙伊之间的矛盾,导致两国关系逐渐疏远。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以及缓和美伊关系的政策措施,再次为伊朗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由此成为沙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外部因素。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将修复与盟友关系、加大军售以及遏制伊朗作为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刻意利用和挑拨沙伊矛盾,进而导致沙伊关系进一步恶化。

关键词: 沙特和伊朗关系;美国的中东政策;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周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7)05-0045-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2003 年 3 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逊尼派主政的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力量逐渐崛起,这为伊朗扩大自身的地区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契机,扶植一个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政权遂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重要的战略目标。2004 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什叶派新月带”正在海湾地区兴起。^① 2005 年 12 月,伊拉克什叶派势力通过选举上台后,不断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伊朗在伊拉克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引发了沙特强烈的担忧。因此,伊拉克战争导致的什叶派力量上升,为此后沙特和伊朗关系(以下简称“沙伊关系”)的恶化埋下了重大隐患,随着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政权的崛起,海湾地区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在萨达姆时期,伊拉克曾是伊朗和沙特间的“缓冲地带”。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不仅加剧了沙特和伊朗在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政治角逐,也导致伊拉克国内局势陷入了长期动荡,并成为 2014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的重要催化因素。可以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改变伊拉克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同时,也改变了海湾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海湾地区,沙伊关系一直深受地区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域外政治力量的影响。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疑是影响沙伊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力量。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曾把能对美国地缘战略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分为“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两类国家。“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及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②布热津斯基指出,伊朗在地缘战略方面表现活跃,扮演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地缘战略棋手”。^③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盟友,美国为巩固其对中东事务的领导权和保障中东能源持续稳定的供应,积极迎合沙特王室的安全需求,并以此换取沙特在政治上的追随。“认清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④由此可见,沙特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① Ian Black, “Fear of a Shia Full Moon,” *The Guardian*, January 26, 200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7/jan/26/worlddispatch.ianblack>, 登录时间:2017 年 5 月 8 日。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4—55 页。

^③ 同上,第 55—56 页。

^④ 同上,第 55 页。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沙特与伊朗的对峙构成了中东地区格局的典型特征,其中既有双边关系及地区层面的内部因素,也与美国中东战略的不断调整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拟对伊拉克战争后沙伊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小布什时期沙特和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一) 小布什时期沙特和伊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角色定位

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执政理念体现出浓厚的“新保守主义”色彩,主张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体,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制度,文化上推行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军事上以单边主义的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安全。“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维护本国安全和中东战略的首要任务,认为中东地区的民主缺失是导致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才能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新保守主义把反恐和防核扩散同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结合起来,作为美国安全战略的当务之急。”^①

二战后,美国与沙特建立了同盟关系。美沙两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两国结成盟友完全是出于各自的地缘战略利益考量。沙特家族需要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来维持统治,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则需要倚重沙特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和世界能源体系中的作用。“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沙战略同盟关系出现了不和谐因素。美国指责沙特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策源地和恐怖分子活动资金的主要来源国;沙特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造、偏袒以色列和亵渎伊斯兰教等做法心存芥蒂,沙特国内宗教保守势力和反美势力的压力也使得沙特与美国保持着一定距离。尽管美沙之间的同盟关系在小布什时期面临诸多挑战,意识形态分歧也难以弥合,但两国在地缘政治层面的相互需求仍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也曾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伊关系开始交恶。伊朗总统哈塔米在任期间,美伊关系曾一度缓和,但程度有限。在内贾德时期,美伊之间的对抗再度升级。小布什政府将伊朗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主要障碍,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布什政府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国”名单,指控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第二,伊朗坚持发展核计划,谋求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扩大政治影响力,对美国的地区主导权构成挑战;第三,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不符合美国所谓的“民主价值观”;第四,美国试图把伊拉克打造成

^① 刘云等:《美国与西亚北非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推行中东民主改造的样板,伊朗却是伊拉克政治重建的重要干扰因素;第五,伊朗不承认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境内伊斯兰激进组织,阻碍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实施。为推行“反恐+防核扩散+民主改造”的中东地缘战略,小布什政府对作为潜在“地缘战略棋手”的伊朗实行遏制、孤立与军事恫吓的政策,致力于推动伊朗政权的更迭。可以说,紧张与对抗是小布什时期美伊关系的主旋律。

(二) 小布什时期美国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影响

第一,沙特成为美伊竞相拉拢的对象,地区地位显著上升。

“沙特一度被美国视为封锁伊朗最强劲的盟友。”^①小布什时期,美国处理沙伊关系的策略是利用沙特的“地缘政治支轴”作用来遏制伊朗这个潜在的“地缘战略棋手”。2007年4月,由伊朗保守派势力操控的议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改善与沙特的关系可以增加伊朗外交对抗西方的议价能力。^②为应对美国的遏制,伊朗遂选择同沙特改善关系以进行突围,积极谋求同沙特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进行合作。2006年4月,时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对美国夸大伊朗核活动和海上军事演习造成地区性威胁的言论予以驳斥,强调伊朗的军事演习不会对海湾邻国构成威胁,并表示沙特坚信伊朗和平利用核能、不发展核武器的说法,体现出当时沙伊两国间确实存在一定的互信基础。针对美国渲染的“伊朗威胁论”,费萨尔还指出,“沙特如果感受到来自伊朗的威胁,会同伊朗进行外交谈判……沙特欢迎小布什总统提出问题,但沙特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③。沙特在伊朗问题上作如此表态在沙美关系史上极为罕见,这表明“美国与沙特的利益在许多方面是针对伊朗的,但利雅得未必会与华盛顿的政策保持一致步伐”^④。

2007年,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先后进行了三次友好会晤。在沙特与伊朗不断走近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小布什于2008年1月出访沙特等中东七国。美国在与沙特签订一系列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合作协议的同时,仍强调伊朗是海湾地区的主要威胁,沙特由此成为当时伊朗和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这无形中提高了沙特的地位。沙特从国家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美伊之间谨慎地寻求战略平衡。沙特意识到,伊朗是沙特邻国和海湾地区大国,地

① [约旦]麦赫里德·麦卜多:《1997~2006年海湾与伊朗的关系》(阿拉伯文),载《灯塔》2008年第2期,第351页。

② 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100,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s/2009/RAND_MG840.pdf, 登录时间:2017年5月7日。

③ 余国庆:《核阴影下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第25页。

④ 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p. 100.

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伊朗的参与,因此沙特对于小布什政府对伊朗实施的孤立政策持保留态度。与此同时,沙特与伊朗仍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换取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对沙特的支持,尤其注重借助沙美同盟关系平衡来自伊朗方面的地缘战略压力。伊朗方面虽多次向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示好,但并未得到这些国家的积极响应。2007年12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在海合会首脑峰会召开期间提出边界开放、联合开发油气资源等合作建议,表示愿与海合会国家分享伊朗的技术,建议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签署“不受外国势力(美国)影响”的安全与经济协定。尽管在峰会开幕式上内贾德与阿卜杜拉手牵着手走入会场,但内贾德提出的十余项建议和主张并没有得到海合会国家的回应,这表明海合会国家仍未消除对伊朗地区称霸的疑虑和担忧。

第二,伊拉克战争打破了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导致沙伊博弈加剧,美国的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美国小布什政府以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由,于2001年和2003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在客观上帮助伊朗推翻了该国东西两侧两大长期存在的潜在威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改善了伊朗的地缘环境,使得地区力量实现重组。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令以沙特为首的许多阿拉伯国家深感不安。^①2006年,沙特指责伊朗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势力对伊拉克境内的逊尼派实施屠杀,并极力反对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警告称,美国一旦从伊拉克撤军,沙特将向伊拉克逊尼派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②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复兴党势力遭到清除,部分人员加入了伊拉克当地的反叛组织,并联合“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反抗逐渐兴起的什叶派力量。为遏制伊朗在伊拉克势力的进一步坐大,沙特置沙美同盟关系于不顾,开始资助复兴党的政治反叛力量。同年,沙特驻美大使馆顾问纳瓦夫·奥贝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美军撤出伊拉克后的第一个后果将是沙特大规模介入伊拉克,以阻止伊朗支持的阿拉伯什叶派武装组织杀戮阿拉伯逊尼派。尽管事后奥贝德遭到沙特驻美大使的解雇,但一些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认为奥贝德的言论真实反映了沙特政府的立场。^③沙特坚决反对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主要是担心美国撤军

^① [伊拉克]萨巴赫·扎西姆:《沙特伊朗冲突:长期的联合与敌意》(阿拉伯文),信息网, <http://annabaa.org/nbanews/71/735.htm>, 登录时间:2016年10月4日。

^② [伊拉克]海德:《美国撤军伊拉克后伊朗与沙特的抗衡》,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1期,第17—18页。

^③ 黄恒:《沙特:美若从伊撤军 将武器援助伊逊尼派》,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6-12/14/content_5483456.htm, 登录时间:2016年12月6日。

后伊朗将填补美国在伊拉克留下的权力真空。2008 年 4 月,“伊拉克邻国会议”在科威特召开期间,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长穆塔基互相指责对方国家干涉伊拉克内政。沙特甚至宣称,德黑兰支持下的什叶派武装一旦使伊拉克逊尼派陷入危险境地,沙特将通过军事介入来保护伊拉克的逊尼派组织,对抗伊朗日益上升的影响力。^①由此可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打破了地区政治力量间的平衡,加速了沙伊两国在伊拉克及地区的地缘政治角逐,为日后沙伊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地区冲突埋下了隐患。

小布什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为沙伊关系的恶化增添了更多不稳定因素,产生了直接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小布什政府偏袒以色列、因反恐问题在伊斯兰世界到处树敌的做法,间接有助于沙伊两国的走近。在“9·11”事件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小布什将反恐战争比作“十字军东征”。受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小布什将反恐战争看作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战争以及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划等号的做法遭到了伊斯兰国家的极力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使得沙美关系、伊美关系陷入了不稳定状态,推动了海湾地区两个最大国家(沙特和伊朗)的走近。^②2006 年 7 月,随着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军事冲突的日益白热化,沙特与伊朗共同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敦促以色列停止进攻黎巴嫩。沙特甚至警告美国:“如果和平努力由于以色列的举动遭到失败,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战争。”^③在中东核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和伊朗持双重立场,沙特也曾对此表达过不满。因此,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得沙伊两国基于捍卫伊斯兰教形象和对抗以色列的共同战略利益而走进,但沙伊趋近并不符合美国中东政策原有的设计,而是这一政策的次生结果。

另一方面,美国成为阻碍沙伊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通过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方式遏制伊朗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避免因“距离磨损效应”^④削弱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以此保证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尽管“9·11”事件后美国加快了从沙特撤离和分散军事部署的步伐,但小布什时期沙特在美国海湾

^① 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pp. 36-38.

^② [约旦]麦赫里德·麦卜多:《1997~2006 年海湾与伊朗的关系》(阿拉伯文),第 351 页。

^③ 刘路:《沙特伊朗警告:再不停火将选择战争》,新华网,http://news.qq.com/a/20060727/001631.htm, 登录时间:2016 年 11 月 20 日。

^④ 在地缘政治学中,“距离磨损效应”是指每一个有实力的国家都想对它边界之外的地区施加影响,但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个国家的对外影响力都会随着距离的拉长而减弱。

安全体系中仍扮演着“合作安全基地”^①的灵活角色。2005年4月,小布什与到访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就恢复双边军事关系和拓展战略合作交换了意见。2008年初,小布什访问沙特期间,美国与沙特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的合作协议。在美国看来,美国对海湾事务的介入“对减轻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伊朗地区主导权的关切将是决定性的。”^②在伊朗看来,利雅得与华盛顿结盟是针对伊朗,^③而沙特作为美国的盟友,是美国能够在海湾地区存在的重要原因,^④因此,伊朗将美国构建的海湾安全体系视作“美国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⑤的体现。2007年6月,伊朗议长哈达德·阿德勒在访问科威特期间警告称,如果海湾阿拉伯国家允许美国利用自己的军事基地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伊朗将对这些国家实施报复。^⑥美国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部署被伊朗视作对本国的巨大威胁,这加深了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嫌隙与隔阂,对沙伊关系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面对沙伊关系改善的局面,小布什政府大肆渲染“伊朗威胁论”。2008年初,小布什中东之行期间向出访的沙特等国多次表示,伊朗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巨大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在一切“太迟”之前尽早共同对抗伊朗。^⑦同年4月,伊朗国防部长纳贾尔表示,美国企图阻止伊朗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发展关系,在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制造对抗局面,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美国在地区的霸权,美国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障碍。^⑧通过拉拢作为“地缘政治支轴”的沙特,来遏制作作为潜在“地缘战略棋手”的伊朗,是小布什时期美国处理海湾事务的重要外交手段。美国在沙伊关系中制造事端的策略延续到了奥巴马的第一任期,譬如,美国宣称的“伊朗企图暗杀沙特驻美大使”事件使沙伊关系降至新的

① “合作安全基地”拥有很少或没有永久性军事存在,平时基地为东道国所有,但在危机爆发后基地使用国“激活”基地的合作安全功能,临时使用或租用该基地,东道国为使用国提供周期性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承包服务,为使用国未来军事介入提供安全保障。参见孙德刚、邓海鹏:《美国在沙特军事基地的战略演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6期,第54页。

② 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p. 104.

③ [约旦]麦哈朱本·宰维雷:《地区热点问题下伊朗与沙特的关系》(阿拉伯文),卡塔尔:海湾研究中心,2012年,第4页。

④ 聂舒翼:《沙特伊朗互递善意 两国关系有望解冻》,国际在线, <http://gb.cri.cn/42071/2014/05/16/6071s4543185.htm>, 登录时间:2017年7月20日。

⑤ 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p. 104.

⑥ 王波:《伊朗要求海湾国家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发动进攻》,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6/11/content_6224447.htm, 登录时间:2016年11月20日。

⑦ 钟岩:《布什中东之行舍本逐末 吁及早对抗伊朗否则晚矣》,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bm/news/2008/01-14/1133003.shtml>, 登录时间:2016年12月6日。

⑧ 余国庆:《核阴影下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第24页。

冰点。

在小布什时期,尽管沙伊关系总体维持良好状态,但美国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消极影响在其任内的中后期日渐显现,这一政策激化了沙伊之间的矛盾,导致两国关系逐渐疏远。

二、奥巴马时期沙特和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一) 奥巴马时期沙特和伊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角色定位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整体实力受到削弱,维护其全球霸权较以往更加困难。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2012 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在 2020 年前将 60% 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海域。奥巴马政府注重军事硬实力与外交软实力相结合,摒弃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在中东推行“巧实力”外交,欲使美国退居幕后,要求欧盟与中东盟友分担更多的责任,使美国避免在中东地区再次陷入战争泥淖。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导致沙特在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中的“地缘政治支轴”作用逐渐减弱。自“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沙美关系龃龉不断。美国在关键时刻抛弃盟友,是导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加速倒台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这加深了沙特对美国保护盟友关系的疑虑。美国在叙利亚“化武危机”问题上的让步,令沙特极为恼火,沙特甚至不惜放弃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表达对美国的不满。2015 年 5 月,沙特新任国王萨勒曼爽约美国与海合会国家间的戴维营峰会。同年 7 月,伊核全面协议的签订更是使沙特怒不可遏,9 月,萨勒曼国王访问美国,在美国作出百般承诺和保证后,沙特的满腔怒火才得以平息。2016 年 4 月,奥巴马在任期内最后一次访问沙特,当他抵达利雅得时,萨勒曼国王并未亲自接机且沙特没有进行电视直播。美国观察家认为,尽管奥巴马此次访问被视为强化美沙联盟的好机会,但事实上更加凸显出利雅得与华盛顿在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是如何日复一日愈离愈远的。”^①同年 9 月,美国国会强行通过针对沙特的《制造恐怖主义支持者》法案,沙特对此极为不满,甚至以抛售美国国债及其他资产相威胁。但是,沙特在安全方面仍需要美国提供支持和保护;美国在能源政策、反恐等国际与地区事务中仍需要同沙特开展合作,确保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领导权更需要沙特继续发挥“地缘政治支轴”的作用。美沙之间存在战略互需,决定了两国间同盟关系仍将长期

^① 老任:《奥巴马访沙特遭遇尴尬 国王未接机电视无直播》,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421/c1002-28293113.html>,登录时间:2016 年 12 月 5 日。

存在。

与小布什时期不同,奥巴马政府遏制伊朗的意愿和能力都较以往有所减弱。奥巴马执政初期,重振经济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同时,美国不断释放缓和美伊关系的信号。奥巴马在入主白宫的就职演说中曾表示,如果伊朗等敌对政权松开拳头,美国就会伸出援手^①,但美国的这一外交策略在内贾德时期收效甚微。在此背景下,美国仍视伊朗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并不断强调必须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2013年,伊朗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上台,美伊关系出现“破冰”迹象,但“融冰”过程十分艰难。2015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伊朗核协议的达成,并不代表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或伊朗对中东的政策会有重大改变……我们对傲慢的美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②与此同时,美国仍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美伊关系缓和并不顺利,两国舰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近距离的对抗事件仍时有发生。2016年12月初,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即将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法案》有效期延长10年,至2026年底。对此,伊朗总统鲁哈尼要求奥巴马否决国会这一决议,称如果奥巴马签署这项法案,伊朗将予以坚决回应,哈梅内伊也表示美国的制裁法案将引发伊朗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二) 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影响

第一,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激化沙伊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以及缓和美伊关系的举措,再次为伊朗在地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伊朗在海湾地区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以及美伊关系的改善,引发了沙特的强烈担忧与不满。为应对伊朗的崛起,沙特试图按照自己意愿构建地区秩序,其结果是沙伊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不断加剧。

在地区层面,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兵力,为伊朗提升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提供了契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造成的消极影响在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尤其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乘势坐大提供了空间。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坚持不派地面部队进驻叙利亚战场的做法,为伊朗向阿萨德政权长期提供军事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导致沙特对叙利亚政策日趋激进。沙特观察人士贾迈勒·卡舒吉将沙特的叙利亚政策视作对伊朗战争的一部分。^③沙伊两国围绕叙

^① 谭中:《美国重恋伊朗露寒人远》,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tan-zhong/story20090711-55720,登录时间:2016年10月5日。

^② 《外媒:哈梅内伊表示伊核协议虽达成 伊美关系不会有重大改变》,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7/20/c_128037441.htm,登录时间:2016年11月20日。

^③ 周烈:《中东剧变中的沙特》,载周烈主编:《阿拉伯语言与文化研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利亚问题的争夺表现为沙特持续坚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伊朗则不遗余力地维护阿萨德政权。在伊拉克,尽管沙特支持的伊拉克逊尼派武装运动难成气候,但沙特仍不放弃与伊朗在伊拉克的角逐。2016 年 10 月,在摩苏尔收复战打响前,沙特就警告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不要参加摩苏尔之战,否则会导致新的地区危机。

在国际层面,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不仅提升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且改善了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为伊朗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2014 年 10 月,《华尔街日报》披露了奥巴马写给哈梅内伊的一封密信,奥巴马在信中提到,美国的目标并不是否定伊朗在中东地区或伊拉克的影响力。^① 在协议达成前,沙特就担心美国在伊核问题上以牺牲沙特的利益与伊朗进行交易,担心协议签订后美国会认可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海湾地区的霸权。^② 在沙特看来,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一份“斩草不除根”的失败协议。

从美国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沙特对伊朗发展核能的态度从相对信任转为强硬反对,甚至以购买、生产核武器和与伊朗拥有同等核能力相威胁。沙特《经济电讯报》网站评论称,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担心伊朗在缓和同西方的关系后将乘机在中东地区进行扩张,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林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已经或正在成为伊朗的势力范围,阿拉伯国家应当感到危机正在临近。^③ 这种危机感使得萨勒曼时期沙特的外交政策较之阿卜杜拉时期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和强硬化趋势。在 2011 年 3 月“阿拉伯之春”初期,沙特出兵巴林,对伊朗支持的巴林什叶派游行示威进行压制,如果这算得上是近年来沙伊双方“小打小闹”的话,那么 2015 年 3 月沙特等国发起代号“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则是对伊朗支持同属于什叶派(栽德派)的胡塞武装行为忍无可忍后的“直接回应”。4 月 28 日,沙特为阻止伊朗战机着陆,炸毁了也门萨那机场的跑道。沙特王室的一位亲信表示,“十多年来,面对伊朗的挑衅,沙特一直保持沉默,胡塞武装的行为让沙特王室勃然大怒,伊朗势力侵入也门跨越了最后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④ 面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日益稳固的同盟,沙特再也不能容忍也门落入伊朗的势力范围,一旦胡塞武装势力在也门掌权,将为伊朗减轻“距离磨损效应”、扩大地

① 《美媒:美国应把精力集中于东亚而非中东》,参考消息网,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5/0529/798721_2.s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11 月 20 日。

② 王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中阿经贸发展长远战略》,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3 期,第 51 页。

③ 刘水明、张梦旭、刘睿:《海湾国家同伊朗试探性互动》,载《人民日报》2013 年 11 月 30 日,第 11 版。

④ Taylor Luck, "What's behind Saudi Arabia's New Muscularit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4, 2015,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5/0514/What-s-behind-Saudi-Arabia-s-new-muscularity>, 登录时间:2016 年 12 月 7 日。

缘影响力提供有利条件。如此一来,沙特将面临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在东、北、南三面形成的合围之势。为防止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坐大危及周边安全,以及应对来自伊朗的潜在威胁,沙特领导和发起了自海湾战争以来首次针对境外力量的空中军事行动。2014年12月,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宣布成立联合海军部队,在沙特组建联合军事指挥部,借打击胡塞武装的时机,迅速构建起以沙特为轴心的逊尼派军事联盟。“沙特将以联盟之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消除伊朗的影响力。”^①2016年1月2日,沙特处决本国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再次成为沙伊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后,沙特驻伊朗使馆受到冲击,导致沙特次日与伊朗断交。

近年来,沙特不断提高本国军费开支,2014年已超过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沙特一改以往稳健低调的外交风格,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归根到底是为了应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

第二,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成为沙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外部因素。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以及伊朗的崛起是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一政策同时引发了沙特的不满情绪,导致沙特在外交上反应激烈,突出表现为沙特与伊朗在巴林危机、叙利亚内战、也门乱局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对抗不断升级。

2010年10月,美国宣布计划在未来15~20年内向沙特出售6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有美国官员称,利用沙特对伊朗进行军事遏制和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是美国此次军售的重要目的。2011年年底,美国与沙特正式签署价值294亿美元的军购协议,客观上加剧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军备竞赛。2011年10月,美国司法部指控伊朗企图暗杀沙特驻美大使阿德尔·朱拜尔,尽管此次事件的真实性备受质疑,但沙特仍坚称伊朗企图暗杀本国大使毋庸置疑,并最终将此次事件作为提案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对此,哈梅内伊警告沙特勿采取不适当措施和行动,否则伊朗政府将予以坚决反击。美国宣称的“暗杀门”事件使原本就已十分脆弱的沙伊关系进一步恶化。

为减少中东局势对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牵制作用,将战略资源转移至亚太地区,美国自2012年以来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这无形中降低了沙特在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在沙特看来,在沙伊关系发展良好时期拉拢自己对抗伊朗、在沙伊之间制造紧张关系的是美国,为实现自身利益进行“越顶外交”、缓和与伊朗关系的也是美国,奥巴马中东政策的调整对沙伊关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美国抽

^① Taylor Luck, “What’s behind Saudi Arabia’s New Muscularity”.

身中东,却留给沙特一个日益壮大的伊朗,沙特深感被盟友抛弃的失落,不得不运用更加激进的外交手段对抗日益崛起的伊朗。

2015 年 3 月 5 日,为安抚沙特的情绪,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时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只是就核问题举行谈判,未涉及范围更广的政治和安全合作,美国没有忘记伊朗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等国不利于稳定的所作所为”^①。但是,“美国希望加强伊朗与沙特之间新的良好关系或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两大对手存在很深的敌意。”^②在奥巴马任期的中后阶段,沙伊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持续恶化并最终出现两国断交。事实上,沙伊断交也是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间接抗议。“除非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冒犯行为给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否则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将会继续自行对伊朗进行强硬回击”^③。对于日益激化乃至失控的沙伊矛盾,奥巴马政府除了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和尝试外交斡旋外,几乎无计可施。相反,美国辩称,“我们(美国)认为只有本地区的国家才能给出最佳解决方案,华盛顿无法落实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④奥巴马甚至还在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公开表达了对沙特的不满,认为沙特搭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便车,只要求美国提供保护而不愿承担义务,并对沙特拒绝与伊朗和解提出批评。^⑤

综上所述,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激化了沙伊之间的矛盾,并导致沙美关系龃龉不断。美国对沙伊断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对中东局势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三、余论

沙特与伊朗之间存在地缘政治、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内因,但美国则是影响沙伊关系最关键的外部因素。自 2003 年以来,沙伊关系不断恶化直

① 王波:《美国国务卿:伊核协议将有利于海湾国家利益》,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06/c_1114539379.htm, 登录时间:2016 年 11 月 20 日。

② Frederic Wehrey and Karim Sadjadpour, “Elusive Equilibrium: America, Iran, and Saudi Arabia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2,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5/22/elusive-equilibrium-america-iran-and-saudi-arabia-in-changing-middle-east-pub-55641>, 登录时间:2017 年 6 月 7 日。

③ Ibid.

④ 《沙特与伊朗关系崩裂,美国“意外”宣布保持中立》,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bfx/2016-01-05/doc-ifxncyar6354401.s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12 月 4 日。

⑤ 王波:《沙特和美国的盟友关系风雨飘摇》,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4/20/c_1118685161.htm, 登录时间:2016 年 12 月 4 日。

至断交,是美国中东政策消极影响的集中体现。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布什时期美国极力渲染“伊朗威胁论”,并推行利用沙特对伊朗进行遏制的政策,破坏了当时正日益改善的沙伊关系。第二,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客观上改善了伊朗在地区的生存环境,伊朗的崛起加剧了沙特对国内和周边安全的担忧。第三,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同伊朗改善关系,使得沙特在美、沙、伊三边关系中的战略优势丧失,沙特遂通过激进且强硬的外交政策同伊朗开展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造成沙美关系出现裂痕。第四,奥巴马执政前期,美国在沙伊关系中制造事端,在执政后期虽避免直接卷入沙伊冲突,但缺乏管控沙伊关系恶化的能力,造成沙伊关系破裂直至断交,美国中东政策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凸显。

特朗普上台后,不断否定前任奥巴马的外交遗产,构成了其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特朗普将沙特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一站,打破了美国总统数十年来的首访惯例,使得美国在外交呈现出向共和党传统立场回归的特点。通过此次出访,特朗普政府重新确定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修复与盟友关系、加大军售以及遏制伊朗。首先,特朗普政府通过修复与沙特、以色列的盟友关系,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热点问题上寻求合作,以恢复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同时遏制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影响力。其次,特朗普访问沙特期间,美国与沙特达成了1,1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未来十年该协议的总额有望扩充至3,500亿美元,以此加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最后,特朗普政府否定奥巴马政府在伊核问题上的外交遗产,将伊朗作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以此激化沙特与伊朗的新一轮对抗,为强化美国与中东盟友关系、推动军售创造条件。这一切都导致了沙伊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责任编辑:包澄章)